

# 文史資料選擇

## 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

1960年2月

## 目 录

略記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舒新城(1)

(一) 少年中国学会

(二) 我和少年中国学会

(三) 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

杂忆曹錕贿选及江浙战争一二事.....沙彥潜(8)

馮玉祥生平.....張之江、薛篤弼(10)

(一) 出身

(二) 辛亥前夕在蘇州起义失敗

(三) 在四川先打护国軍、后討袁世凱

(四) 在鄭坊討伐張勳復辟

(五) 在武穴主和，駐兵常德，做陝西督軍

(六) 参加直奉軍閥混战

(七) 从热河回师倒曹吳，逐溥仪，到赴苏联考察

(八) 由苏联回国，参加北伐，到背叛革命

(九) 擴大会議反对蔣介石

(十) 九一八事变后到南京

(十一) 一二八事变后到洛陽，回泰山，移住張家口

(十二) 在察哈尔組織民众抗日同盟軍

(十三) 参加福建人民政府

(十四) 从泰山到南京

(十五) 参加抗日

(十六) 抗战胜利后赴美国考察水利，死在外国

(十七) 生活作风

馮玉祥在美國.....劉良模(30)

福開森與新聞報.....嚴獨鶴(32)

- (一) 獨資接辦報紙
- (二) 長期壟斷全館
- (三) 秘密出賣股權
- (四) 一度重還舊巢

故宮盜玉案.....江庸(36)

## 略記“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

舒新城

这里主要記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几次年会的情况。但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距現在已經四十余年，一九二五年第五次年会后停止活动，到现在也是三十五年，为便于讀者了解本篇記述的由来，特先述少年中国学会的概况和我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因而将本篇分为三段

### 一、少年中国学会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統治而成立中华民国。当时受封建教育的知識分子因受了甲午战争以后丧权辱国的种种现实教育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封建統治发生反抗，而憧憬着一个资本主义的富强的国家。但从民国成立以后，軍閥割据，民不聊生，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識分子既不满意于现实，又不敢面对罪恶的现实作斗争，而因为阶级本质的限制，对于十月革命的偉大意义也难于認識，于是一群爱国青年自造一些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象牙之塔”，以超政治为标榜，希望接受中外各种文化政治思想，形成一个改造中国的綱領，于是有少年中国学会的組織。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由王光祈、陈清、張尙齡、周无(太玄)、曾琦、雷宝菁、李大釗七人在北京发起，經過一年的筹备，至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始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当时会员七十四人，均为求学国内外及从事文化事业之青年。据該会周年紀念册所載，此七十四人之分佈：留學法国者九人，留學日本者四人，留學美国者七人，留英美者各一人，在北京求学及从事教育翻譯事业者十五人，在北京

求学及从事教育事业者十二人，在南洋从事教育及新闻事业者二人，在上海求学及从事新闻编译事业者四人，在成都求学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四人，散居武昌、长沙、天津、济南、福建、浙江、奉天、西安、广州各处从事工业、新闻事业等等者十五人。

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王光祈，他早年在故乡四川受过封建文化的深刻熏陶，五四运动前又接触资产阶级文化和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在五四时期成为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又不愿照走西方的老路，对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愿，不敢走。于是以超政治的面貌提倡反对政治斗争，兼容并包各种主义以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这基本思想体现在学会初期的宗旨中。即“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

学会成立时会公布規約七十条。依李大剑的提议，第二条规定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第三条规定学会信条为“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对于征求会员规定三条标准“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并附以说明，谓会员须具备以上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凡思想龌龊，行为卑鄙之人，本会认为根本已坏，不能救药。换言之，即不适于本会所谓纯洁之标准。奋斗有二义：学术上之奋斗，事业上之奋斗。本会认为凡能奋斗之人，无论其为学术或事业，将来皆必有成就，故本会取人以奋斗为标准，而不以智识为标准。……若夫消极之士，无论其如何纯洁，皆勿介绍入会，吾人对之，只有攻击而已。盖吾国民族之所以墜落，外奸内贼之所以猖獗，皆此辈消极之士之‘不作为’之罪也。……若已变消极为积极，则吾人亦当变攻击而为欢迎也。即纯洁矣，现在斗争，然对于本会并不表示充分同情，若吾人强逼其入会，仍居于斗争在有无若无之间，吾会何必多此

一位不熱心之會員。同時并規定會員入會除須有會員五人之介紹外，并須經評議會通過。

修改的宗旨雖然比以前的有了進步，但仍是非常空泛、模糊，而這種抽象的宗旨、信條、標準，却很合當時資產階級青年知識分子的胃口：因為既可以逃避現實的鬥爭，又可以“超階級”和“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等幌子欺騙自己，滿足自己的主觀幻想。同時也有一些自我修養的條目，可以滿足青年向上的要求，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認為有可能通過學會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爭取團結和改造某些人，因而在學會初期能夠把不同思想立場的知識分子團結在一起。另一方面，因為學會的信條和會員標準以及入會條件之限制，所以會員人數自一九一八年籌備期起至一九二五年停止活動時止，連自請退會及死亡者在內不過百零數人。茲照錄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之“少年中國月刊”第四卷第九期會員通訊錄所載之姓名共為九十五人。計周太玄、李劫人、周曉和、何魯之、李璜、許德珩、陳登恪、曾琦、胡助、趙世炎、汪奠基、王光祈、張夢九、宗白華、魏嗣璧、沈怡、湯騰漢、楊鍾健、余家菊、徐彥之、陳寶鏞、周炳琳、方樂美、劉衡如、王崇植、趙崇鼎、康洪章、孟壽椿、張聞天、郝坤巽、康紀鴻、童啟泰、楊亮、須登、袁同礼、吳保丰、鄧秋、王克仁、鄭伯奇、周佛海、沈德、李初梨、蘇甲榮、黃日葵、李守常（大釗）、陳仲璩、章志、高尚德（君宇）、黃公覺、劉拓、劉云漢、雷國能、舒新城、李仁勉、穆濟波、楊效春、曹白、倪文宙、吳俊升、段子燮、陳啟天、蔣錫昌、沈昌、黃仲蘇、謝循初、唐毅、盧作孚、張明綱、彭云生、孫少荊、劉西英、李璣、鄧祥禔、鄧仲解（仲夏）、劉仁猷、沈澤民、譚代英、楊賢江、常道惠、左舜生、田漢、梁紹文、徐九鼎、金海觀、譚震、朱自清、侯紹裘、朱鏡宙、雷寶華、趙世炯、芮學曾、趙壽人、阮真、毛澤東、葛澍。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即決定发刊少年中国月刊。決定月刊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創造少年中国”。并規定內容：（一）关于青年修养之文字，（二）关于討論学理之文字，（三）关于批評社会之文字，（四）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創刊。由北京总会負責編輯，每年出十二期为一卷。一九二二年六月出齐第三卷后，休刊七个月，第四卷于一九二三年出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出完第四卷即停刊。自第一卷第八期起由李大钊、康白情、張申府、孟寿椿、黃日葵担任編輯，用合夥制。第四期以前之印刷經費，全由會員捐助。后以銷路日广，第五期起改由亚东图书馆发行，一九二三年三月又改归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又創刊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会編輯，編輯人分为数組，轮流負責。并規定与少年中国分工范围，即少年世界注重实际調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闡发学理、純粹科学。少年世界只出完一卷即停刊。

学会虽然对于少年中国月刊規定其宗旨和內容，但創刊号并无发刊詞为之說明。少年世界創刊号有一篇“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說明了学会对于改造中国的方針和两种月刊的任务。原文說：“我們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步驟。第一步：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国人对于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第二步：詳細記載由現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給中国人一种更深刻的刺激。第三步：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趨勢，草一个具体改造中国的方案。少年中国是做的第一步工夫，少年世界便是做第二步工夫。这第三步工夫要讓中国全体青年去做。我們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創造“少年中国”。这本月刊所記載的便是各种“社会的活动”，而且它的范围，永远限于“社会的活动”，決不会談政治。

少年中国除經常会員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哲学文学論文，最重要的

是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其中會員通訊有許多是討論学会方針的，并出过两期“少年中国問題号”，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研究学会发展和分化过程和會員思想的詳尽資料。少年世界除記載國內学校、工厂、农村的一些实际調查訪問的材料外，还介紹了苏联国际工人运动及留法勤工儉学的情況。这些提供了研究当时青年知識分子对苏联与劳工問題如何認識的重要資料。

此外，还由成都出版“星期日”，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創刊，出完一年五十二期即停刊。內容以反对封建势力、揭露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为主。又依学会規約第三章第十九条之規定，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丛书系由會員自由編著，无一定計劃，故亦无系統可言。

## 二、我和少年中国学会

我虽出生于佃农之家，但从幼年起即受封建教育，少年又接触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而受新民丛报改良主义和黄帝魂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很深，一九一三年借得別人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又同时受了美国实用主义（美国教师首以杜威的“思維术作”教本）与中国宋元理学的思想影响，所以头脑中的思想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对于当时的軍閥混战不滿，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憤恨，而有爱国图强的主观愿望，而又不敢面对现实，进行斗争，于是以“思想自由”为护符，以不問政治为口实，而躲在自己制造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救国”的象牙之塔里以逃避现实。初期的少年中国月刊很多文章是本着青年对国家社会的热忱，討論如何建設中国問題，很合我当时的胃口，所以我是“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两种刊物的熱心的讀者，对于学会有深厚的感情，后来也就加入了学会。关于我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曾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我和教育”中有两段文章讲

得較詳細，照錄于此：

“这两种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内容虽各有偏重。但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都很注意。执笔者都是纯洁的“青年”，本其对于国家社会的热忱，发表真挚的言论，而少年中国各委员的通讯尤多关于如何建设少年中国之文章。我在长沙，即是此两种刊物的热心读者，每期寄到，均从头至尾详细阅过，而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王光祈的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中谓：‘少年中国的少年是要有创造的、社会的、科学的生活。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方法，简单说起来，要由我们一般青年与一般平民——劳农两界——打成一气，且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分析起来，就是（A）教育事业，（B）出版事业，（C）新闻事业，（D）改造个人生活’的一段话，正合我当时所谓文人本分的思路。该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谭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他本学会实践的宗旨，主张注意研究群众生活的修养。把应该注意的事列成一表，分为活动的修养、合群的修养两大部门。在第一部门中又分计划力、魄力两项，在第二部门中又分得人信心、得人助力两项。于计划力之下，分为事前计划（周密）、临事计划（机警）、事后计划（要审慎以防流弊，要恒久以防中辍）三目，于魄力之下分对事要勇猛，肯负责任，对人要能指导人，能分配任务两目。于得人信心之下分示以高尚纯洁感情（无私），示以成功成绩（无为高远事，无为易失败事），示以不亏损朋友成绩三目。于得人助力之下分和平谦逊，不与人起恶感，以感情动人（爱他、信他、助他、谅他），增加善感，名利让与他人，旁怨自任四目。他这篇文章有两万字，除去对于上述的各种项目有详细的说明而外，并详述何以要创造少年中国与创造少年中国应分工与互助的原由。这在我从幼受了曾藩生（国藩）与朱子教条的影响的少年看来自然更合胃口。所以我对学会以及其会员的大部分都有特殊好意。因而以后加入该会的会员都有一见如故之概。但在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以前，我不曾加入該会，也无文字在該会发表。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我第一次赴沪，得見譚代英、左舜生，九年夏又在长沙第一师范与余家菊、陈通天、毛澤东等同事，十年（一九二一年）夏再赴沪，更見着曾琦、田汉、楊賢江、常道愿、梁紹文、朱自清、朱鏡宙、張聞天、沈澤民等，所得印象都很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去宁，与王克仁、邵爽秋、李佛勉、穆济波、楊效春、曹白、倪文宙、陈启天、黃仲苏、沈昌、唐毅、金海观、方东美、刘衡如常相过从，对于学会及其会员的了解也更进一步，而同情心也与之俱增，加上学会于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日在苏州开大会，发表行动綱領九条，更引起我的共鸣。乃于斯年十一月經李佛勉、曹白、楊效春、穆济波、譚代英五人之介紹正式加入学会。”对于学会的工作，只在一九二四年与楊效春、曹白共拟少年中国办学計劃，一九二五年依南京大会之決議与黃仲苏、李佛勉、吳俊升、曹白共任改組委員而已。可是我对于学会始尽量热爱的。我曾說过：“我在少年中国学会要碌后进，但我心安理得地愿意加入一个团体，而且把它看作我最有关系的一部分，把会员們看作兄弟一般，愿意为它服务，愿意和它的分子見面，而見面能直率无顾忌地发表我的一切意見，一生之中，只有这一个少年中国学会。所以我虽无力扶育它使它长成，但我爱护它的深心，却永久不变。我写此段已是四十七岁，而我对于它的爱护仍与十五年前一般无二。”这段話表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也表示我所謂超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本質。但在另一方面这情感也使費了許多心思保存了改組委员会的調查表和有关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資料。

### 三、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

少年中国学会創造的时候，虽然王光祈的反对政治斗争，兼容并

包各种主义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客观上任何人都不能超阶级、脱离政治。而十月革命的影响也逐渐深入知识分子，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酝酿着组织中国共产党，学会成员对于学会宗旨的看法有了分歧。虽然一九二〇年的周年纪念会，是在北京、南京、成都等地分别集会，专讨论学会宗旨，但一九二〇年八月北京学会谈话会上，李大钊就提出学会确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同人已鏖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少年中国月刊二卷三期，学会消息）。到一九二一年，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显明，共产主义者的日常的言论和行动已明确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来口头上表扬社会主义者，则显明地表现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大多数中间派会员，仍旧走着资产阶级学者的道路，对共产主义运动抱着漠视、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召开的南京大会上，提出了学会确定主义与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形成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出席南京大会的会员共二十三人，代表了各地和各派的思想，除了会上发言外，不少会员在会外用书面表示了意见。少年中国月刊三卷二期、八期汇集了这些讨论的意见出了两期“少年中国问题专号”。这次会议讨论了月刊、研究会、丛书、会员间通讯、宗教信仰、恋爱和修改规约等问题，但中心议题则是宗旨主义与政治活动两项。共产主义者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等都会出席，坚决地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反对者为国家主义派头子曾琦、李璜及一些脱离实际的自认为超政治超阶级的学者。这次大会的争辩是学会两条道路斗争的最高潮。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三日在杭州开年会，只到十人，共产主义者只有杨贤江、高尚德（君宇）二人出席。在会上高尚德明白提出“希望

本会采取馬克思主义”，北京分会也由李大钊、邓仲紱、黃日葵、刘仁靜、陈仲瑜、沈昌六人提出了“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宣傳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民主革命綱領。会毅最后通过以下的决議：“本会对时局的主張，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謀軍閥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輿論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動。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与必要时得与以相当的协力。”这和南京大会比起来，不能不說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沪宁两地的會員在苏州举行大会，共到會員十七人。共产主义者邓仲紱、譚代英、刘仁靜、楊賢江均出席。通过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間去”的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并制定学会綱領九条：“一、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別注意英美帝国主义，以矯正一般人因对内而忽略对外，因对日本而忽略对英美的恶弊。更应矯正一般无識者亲善英美的心理。二、为打倒軍閥、肅清政局，提倡国民自決主义，应注意打破国民依賴外力及其他軍閥或其他恶势力解决国是的心里。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进行侵略的文化政策。四、喚醒国民注意现实的政治經濟及其他社会問題，以矯正漠視国事或专恃淺薄的直觉以談国事，易致受外人言論所欺蔽等弊。五、推闡經濟压迫为国民道德墮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証中华民族絕非劣等民族。应反对此类减少自信力的各种宣傳，且指示經濟改造为国民道德改造的重要途径。六、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为各种切实有效的社会服务。力矯浮夸偷惰，或只知无目的的修身求学而不問国家社会事务的恶习。七、注意青年团体生活的訓練，須力矯不合群、不协作、不服从規律等恶习。并应提倡各同志团体的相互协力，务使各团体弃小异以就大同，以便人民活动漸呈集中的趨勢。八、反对現時知識界个

人享乐主义的趨勢，提倡堅忍刻苦的精神，以培養為民族獨立運動犧牲的品性。九、提倡華僑與邊疆教育，以培養中華民族獨立運動的實力，且注意融洽國內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倒國際勢力的壓迫。”（少年中國第四卷第八期）。蘇州大會並決定今後月刊內容應當根據九條綱領，切實發揮，每期必有兩篇以上的此類文字。但實際上月刊在出完第四卷十二期即停刊，根本上不會實行這項決議。同時學會本身是自由散漫、不講紀律的知識分子集團，而且每次到會者都是少數人，決議對全體會員沒有約束作用。其次這九條綱領的民族主義色彩很濃厚，也過分強調了教育作用，這是由於當時英美帝國主義者和直系軍閥勾結，大量供給借款和軍火支持軍閥發動川湘戰爭和屠殺京漢路罷工工人，同時曹錕賄選成功，還頒布了一套偽憲法，企圖統一全國政權。大會反映了愛國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忿恨，企圖發動青年進行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的要求。至於過分強調了教育作用則是由於出席大會的多數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

這個綱領雖然有上述的缺點，但在大會上共產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爭執甚烈，只以形勢的逼迫，始勉強通過，但在實際上，月刊操縱在國家主義者之手，以後的幾期，每期均有宣傳國家主義的文章，也有譚代英肖楚女批駁國家主義的文章。同時，蘇州大會又決定將總會由北京遷至南京，以便由國家主義者控制。另一部分書呆子則仍在作超政治的好夢。蘇州大會而後，學會的向左、中、右分化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於是有一九二五年南京大會改組的決議，也就是學會最後一次的年會。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七至二十日在南京開第五次年會，到會者只十八人，但共產主義者譚代英、沈澤民、張聞天，國家主義派左舜生、陳启天、余家菊均出席。第一日在鷄鳴寺開會，以深入討論不便，第二日起移至閶中市六號劉仲芳家中繼續舉行。第一日只報告會務，談

談個人生活情況，第二日談國內外形勢及學會前途，第三日互相辯論，第四日決議改組。譚代英因上海有事，參加第一日會後即返滬，沈澤民、張聞天代表共產主義者方面提出學會應採取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會員應參加政治活動，不能離開政治談學術、談事業，國家主義派則極力反對而欲將學會改為國家主義的團體。討論數日，各不相下。而當時所謂“超然派”者亦復不少，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不願學會演變為政黨，不願任何一派挾學會以自重，但又很愛護學會，深恐學會爭執下去，陷於破裂，不可收拾。到第四日由黃仲蘇代表這一派提出緊急動議，於即日起停止介紹新會員，設立改組委員會。由本屆年會授予調查及改組全權，擬具表格及規約，分別調查會員思想及對學會態度，並請報告入會以後學業及事業之成就。調查期限自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底止。該委員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及規約處置一切。當經出席會員全部同意接受，並票選舒新協、黃仲蘇、李幼勉、吳俊升、曹竺為改組委員會，負責辦理調查及改組事宜。

一九二六年春調查期限已滿，改組委員會於三月在黃仲蘇家中開會審查各項檔案，紀錄如次：

一、自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起至同月二十九日止，陸續分別掛號由郵局寄出至國內外各地會員調查表格正付兩張，共計一百〇二份。時會員死亡及自請退會者已有六人。

二、因國內外會員住址更改，無從投遞，而陸續退回之調查表格計四十九份。

三、確已收到表格而逾期未填報者計十九人。

四、確已收到表格而來函說明不願填報者計一人。

五、填具表格寄回審查者計三十三人。

茲將審查三十三份表格所填具第一及第二兩項答案分析如下：

一、對於目前內忧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

信仰三民主義者吳保丰等三人，共產主義者毛澤東等五人，國家主義者曾琦等十二人，其他如少年中國主義、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大同主義者王光祈等十三人。

二、對於少年中國學會會務之改進究抱何種態度？

甲、主張凡屬信仰某種主義，組織政黨，或已加入某種集團，實際參加政治活動之會員皆應自請退出，俾少年中國學會得保持原有宗旨，成為一純粹研究學術之組織。簡言之，主張少年中國學會應保持為無黨派會員之集團者計宗白華等十七人。

乙、表示對少年中國學會至為愛護，並希望大家勿談主義，仍當攜手合作，以準備救國工作者計沉君怡等七人。

丙、提議將少年中國學會徹底澄清，改組成為某一種主義之集團者計李璜等五人。

丁、贊成將少年中國學會解散以免為某一黨派所挾以自重者計毛澤東等三人。

戊、確認少年中國學會是社會活動的團體，不能開除政治活動意見不同之會員，並提出具體意見以改進會務者計王光祈一人。

改組委員會在審查分析表格之後，無法執行大會所授的職權，因為填具表格之會員，僅全部會員三分之一弱，而意見又復紛歧。經討論後，作出決議如下：

根據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第五屆年會決議案，授予改組委員會以全權，負責辦理調查及改組事宜。茲因多數會員住址更改，致調查表格無從投遞，未有機會表示意見。為慎重計，暫不採取任何行動，僅將業已收到之調查表格分別記錄，留待下屆年會提出報告，再

行討論如何改进会務。

改組委員會如此決定，實因當時國家主義派已組織青年黨，堅決反對共產主義。改組委員之中的曹白、吳俊升也是國家主義派，其餘三人，雖然對於共產主義有所懷疑，但却堅決反對學會為青年黨所利用，（若照收到會員表格多數改組為某一種主義，必然為國家主義），實際上收到之三十三份表格絕不能代表學會全體，而且學會的決議從來不會對全體會員起過約束作用，委員會就要執行大會所授權力進行改組，也只是具文。所以決議留待下屆年會提出報告。——當時委員會也估計到下屆年會必難開成，如此決議，只是不了了之的辦法而已。

自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籌備時起，至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止，少年中國學會實際存在了七年。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後改組委員會的活動，只是一種尾聲而已。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歷史最久，會員人數最多，分布地區最廣，分化也最明顯的一個社團。它的創立是自發的，反映了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在內憂外患壓迫下的愛國熱忱。以後逐漸分化，又反映了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兩條道路鬥爭的尖銳。它的成員是五四時代全國各種各類青年知識分子的縮影，它的活動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希望研究近代史尤其是研究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思想分歧與發展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初期在知識界的鬥爭史的同志，對於少年中國學會能作更深入的研究！

